

西班牙一九九二年之陰影——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

邱 稔 壤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西班牙是一個歷史悠久民風粗獷的國家，它位於歐洲大陸西南部，東鄰法國和地中海，西靠葡萄牙和大西洋，南接直布羅陀海峽與非洲比鄰而居，北隔比斯開灣和英國遥遥相對。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島大體上呈五角形狀，由多岩的海岸線構成。西班牙的土地面積約佔半島的六分之五，另六分之一則為葡萄牙的領土。半島的西班牙本土加上巴雷亞利群島 (Islas Baleares)、加那利群島 (Islas Canarias)，以及在非洲北端的兩個城市 (Ceuta 和 Melilla)，總面積共五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一平方公里，就歐洲各國土地面積來說，大小僅次於蘇聯和法國，不過人口却只有三千八百五十萬左右。①儘管西班牙在歐洲可算是地廣人稀，但通用的語言却因民族的歧異和區域的間隔而稍嫌繁複，目前則以在中部地方所使用的卡斯提亞語 (Castellano) 為國語，即一般通稱的西班牙語，此外在西北部加利西亞 (Galicia) 使用葡萄牙語相近的加利西亞語 (Gallego)，北部巴斯克地區 (El País Vasco) 使用巴斯克語 (Vasco)，東北部加泰隆尼亞 (Cataluña) 使用加泰隆語 (Catalán)，東部的瓦倫西亞 (Valencia) 亦使用加泰隆語 (旁支)，而南部和西南部雖然也使用卡斯提亞語，但口音較為特殊，拉丁美洲有相當多西語國家受到本地區口音的影響，以致和標準西班牙語的差異日漸加大。

西班牙的歷史幾乎是一部外族侵略史，一直到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統一的宿願才得以完成。稍後西班牙公教國王被哥倫布的說法「由里斯本西行約經五千哩的海程，便可到達中國的蠻子省 (Mangi)」所說服，②同年八月派遣哥倫布西航尋找到中國的捷徑，不料却意外的發現了美洲大陸，因此而開啟了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全盛時期。不過一七〇〇年九月主宰

註① 依照西班牙國家統計研究中心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最近所做人口普查顯示，西班牙於一九九一年有三千八百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九人，比原先預估人數少了將近一百萬人，而近十年來人口竟只增長了七十五萬人，詳見 *El País*, 23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16。

註② 有關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請參閱楊宗元著，拉丁美洲史 (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七十四～一〇一。

西班牙近兩世紀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最後一位國王——查理二世英年早世，以致法王路易十四之孫人上西班牙，因而展開了波旁王朝的統治，只是西班牙從此好景不再，而在其海外殖民地相繼獨立後，益使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分崩離析。迨一八九八年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結束後，古巴和菲律賓也脫離了西班牙的控制，此後西班牙歷經動亂、內戰、獨裁、改革，才成爲一個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並在國際社會重新受到重視。

近十五年來，與外界曾經一度隔絕的西班牙開始了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過程，聯帶經濟發展也突飛猛進，一九九〇年其國民所得已達一萬一千美元，外貿總額亦高達一千四百四十億美元，排名佔世界第十二位。不過西班牙的經濟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雖然投資增長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但是失業人數仍高達二百四十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六。此外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雖經該國政府多年努力，但仍維持在百分之六的水準，③而西國北部和東北部的分離意識問題，亦因蘇聯共產帝國的崩潰，而再度浮現出來。

儘管如此，一九九二年爲發現新大陸伍佰週年，同時也爲歐洲大整合的經緯年，西班牙因此所主辦的三大盛會（一）馬德里被選爲歐洲文化首都（二）塞維亞舉辦世界博覽會（三）巴塞隆納主辦奧運會），將使西班牙明年成爲全世界藝術、科學、技術、運動和未來學的中心。只是日益高漲的分離意識和恐怖主義，④已將箭頭指向明年的系列慶祝活動，屆時所將引發的問題，將成西國政府一大隱憂。

二、動亂的根源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西班牙第二共和成立，在存立的八年中，非但後三年在血腥的內戰中渡過，即使前五年亦動盪不安。第二共和成立後，巴塞隆納亦同時成立加泰隆共和國政府，但是西班牙中央政府隨即派遣司法、教育與經濟等多位部長前往疏導，加泰隆共和國始決定縮小權力範圍，隸屬於西班牙國家之下。但加泰隆人爲達成自治的願望，後來逕向西班牙國會提出自治通則法案，經國會討論通過後給予自治。不過民族性强悍的巴斯克地區却有不同的遭遇；起初巴斯克也想效法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方式，然而西班牙國會不同意巴斯克自治法案，遲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左派人民陣線於大選獲勝，而同年七

註③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第二十四版。

註④ 西班牙的區域均衡發展向來是政府的施政重點，而東北部和北部的民族自治區更爲歷屆政府所重視。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隆尼亞（Cataluna），人文薈

萃、工業發達，經濟實力可謂全國第一，其土地面積有三萬一千九百三十平方公里，現有人口約五百九十六萬人，該區使用的加泰隆語亦通行於法國魯西永（Rousillon）地區、安道爾和地中海的巴雷亞利群島。位於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區（El Pais Vasco），民族强悍工作進取，銀行業全國首屈一指，惟土地面積只有七千二百六十一平方公里，人口亦只有二百一十萬人，巴斯克人大致散居在西班牙與法國的比斯開灣邊界地區和庇里牛斯山脈西麓。如今兩自治區分離意識高漲雖同，但使用手法却互異；加泰隆尼亞境內的恐怖組織，近年來已無驚人舉動，但巴斯克的恐怖組織，却是全歐洲最血腥暴力的團體。

月十八日內戰爆發，第二共和政府才為拉攏巴斯克人民向心力與忠誠，終於同意巴斯克自治法。不過在西班牙歷經三年（一九三六—一九三九）的內戰結束後，享受自治不久的加泰隆人和巴斯克人也因共和政府的失敗而喪失自治權。原本佛朗哥元帥希望於戰後沖淡多元民族、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因此鼓勵境內發展較為落後地區的勞工前往進步的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工作，以致大量操卡斯提亞語的移民進入上述兩地區，雖則佛朗哥元帥的目標因此而達成，却也導致日後分離意識的崛起。^⑤

平心而論，佛朗哥的鐵腕政策使得西班牙免於遭受赤化，同時也帶來了長期的安定和繁榮，但佛氏於內戰期間和法西斯國家掛鉤的結果，却使西班牙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備受西方民主國家的冷落與排擠。佛朗哥於一九七五年去世後，西班牙政府即處心積慮加速民主化，以取得各國的認同，只是任何一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過程，皆有其自身的困難與瓶頸，而在西班牙和平改革的過程當中，分離主義一直都是西國政府潛在的隱憂。

在各方矚目下，西班牙制憲國會大選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共選出眾議員三百五十席、參議員二百零八席。此次意義重大的選舉，為西班牙內戰以來，人民第一次自由投票選出他們的民意代表，而林立的政黨則在選舉後，呈現出四個較具代表性的政黨——中間民主聯盟（U.C.D.）、西班牙社會勞工黨（P.S.O.E.）、西班牙共產黨（P.C.E.）、人民聯盟黨（A.P.）。不過並沒有產生一個擁有過半數席位的政黨，尤其有些政黨因選舉需要而臨時組成，左派政黨則是經過一番秘密活動後，才取得合法的地位。於其時具有地方色彩的政黨也陸續出現，其中以巴斯克民族黨（Partido Nacionalista Vasco-PNV）、^⑥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 de Cataluña-CDU）、^⑦最具代表性，後者於一九七九年大選時和加泰隆尼亞民主聯合黨（Unió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聯盟為聯合匯合黨（Convergencia i Unió, CIU）

註⑤ 曾義明，*西班牙史*（台北市：環球書店，民國六十七年四月），頁二七七—二八〇，林秀蘭，*從西班牙新憲法看其少數民族的自治問題*（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五月），頁二十一—二十四。

註⑥ 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由沙賓諾（Sabino Arana y Goiri）於一八九五年創立，剛開始該黨標榜守舊傳統並為反工業化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後來却在資產階級中發展出來，並分為激進獨立派和區域民選議會派，兩派之間的爭執隨著選戰的順利而逐漸一致，並於一九三六年獲自治區選舉勝利，不過隨著第二共和的失敗以及巴斯克自治區的取消，該黨一直到佛朗哥元帥去世後，才又重新在巴斯克地區抬頭。詳見 Javier Corcuera Atienza, P.N.V., dirigido por J.J. Gonzalez Encinar, *Diccionario del Sistema. Politico español* (Madrid: Akal editor, 1984), pp. 627~631.

註⑦ 一九七四年，普就結合各路同志創立一個具有加泰隆民族主義色彩的政黨——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自始該黨就徘徊在民族意識或階級意識的凝結當中，一九七六年該黨歷經分裂與改組，整合了中間和中間偏左路線的同志，並於翌年成立加泰隆尼亞民主同盟以應付制憲國會大選，此後該黨即全力為自治區選舉鋪路。詳見 Joan Marcei Morera, "C.D.C." dirigido por J.J. Gonzalez Encinar, *op. cit.*, pp. 157~161.

，至今一直沿用此名。此外帶有分離意識色彩的區域小黨如巴斯克左派（Euskadiko Esguerra）和加泰隆尼亞共和左派（Esguerra Republicana d e Catalunya）亦於大選獲得席次。

經過一個專設委員會的設計和制憲國會十五個月的激烈辯論，西班牙各主要政黨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卅一日達成妥協，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這部憲法計分十章共一百六十九條，採君主立憲政體，正式結束了佛朗哥主義近四十年的統治。國會雖然通過了這部憲法，但依照程序須經全國公民投票認可始算定案。公民投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舉行，全國有三分之二的選民參加這次公民投票，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多數投贊成票。在自治運動偏激的區域，沒有參加投票的選民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這種情況正反映他們對這部憲法所作的一種沈默抗議。稍後憲法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國王簽署，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⑧

儘管這部憲法有令人未盡滿意之處，然在一九七八年憲法中為整合民族主義活躍的北部和東北部，仍有類似聯邦的自治區規定。在相關法條中，第二條載有「本憲法基於共同的祖國、國家的統一和西班牙人民密不可分的團結精神，承認且保障各民族與地區的自治權與其彼此間密切的關係」，但是憲法第八章對行政區的劃分，並沒有區別民族自治區和一般自治區的不同，而且所有自治區都沒有聯邦權。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兩自治區認為憲法應有聯邦制的精神，中央政府對此說法持保留的態度，以致中央與地方常有摩擦發生。^⑨

從制憲國會大選後，區域性政黨即在自治區選舉扮演重要角色，巴斯克民族黨與加泰隆尼亞聯合黨並分別於一九七九年入主自治區政府。但該兩黨因地方色彩太濃在全國性選舉乃無明顯進展，而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兩

表一：巴斯克及加泰隆尼亞區域政黨於1977~1989之國會大選所獲席位及得票比例

大選年度 政黨名	1977		1979		1982		1986		1989	
	比例	席位	比例	席位	比例	席位	比例	席位	比例	席位
巴斯克民族黨	1.7	8	1.5	7	1.9	8	1.5	6	1.2	5
巴斯克獨立黨	—	—	1.0	3	1.0	2	1.1	5	1.1	4
巴斯克左派黨	0.3	1	0.3	1	0.5	1	0.5	2	0.5	2
巴斯克聯合黨	—	—	—	—	—	—	—	—	0.7	2
加泰隆尼亞聯合黨	2.8	11	2.7	8	3.7	12	5.0	18	5.0	18
加泰隆尼亞共和左派	0.8	1	0.7	1	0.7	1	—	—	—	—
加泰隆尼亞中間民主聯盟	0.7	2	—	—	—	—	—	—	—	—

資料來源：Luis Moreno, "Las Fuerzas Politicas Españolas," dirigido por Salvador Giner, *España: Sociedad y Política* (Madrid: Espasa-Calpe, S.A., 1990), pp. 297~298.

註⑧ 蘇秀法，「西班牙民主化研究」，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八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頁六十四~六十五。
註⑨ 林秀蘭，前引書，頁七十一。José Antonio Gonzalez Casanova,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irigido por J. J. Gonzalez, Encinar, op. cit., p.68.

地方帶有分離意識色彩的小黨，却逐漸透過議會政治的路線，贏取地方選民對其政治訴求的認同，其中不乏原本贊成以武裝暴動爭取獨立的恐怖組織成員。由巴斯克恐怖組織政治代言人——巴斯克獨立黨（Herri Batasuna）於一九八〇年代獲票率微升來看，無異在鼓勵恐怖份子不要放下武器，以完成獨立建國的最後目標（參見表一）。而有些立場不甚穩定的小黨，眼見一九九〇年代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蓄勢待發，亦思假藉恐怖組織的影響力，以鼓動選民贊成公民投票的方式遂行民族自決，俾可一次解決懸而不決的統獨爭議。

三、高漲的分離意識

西班牙政府有感於蘇聯共產帝國的分崩離析，及其加盟共和國的相繼求去，特於蘇聯「八月政變」塵埃落定後，由政府發言人於八月三十日表示「西班牙並不因承認波羅的海三小國，而轉變對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企圖獨立的態度，此外蘇聯的內部問題和西班牙的自治區問題並無相似之處。」^⑩實際上，西國政府此項聲明仍然晚了一步，因為自該國憲法於一九七八年通過後，政府每五年即須檢討中央和地方的相對關係，一九九一年夏天前擬妥的協定草案，已因蘇聯的動亂顯得不切實際，有關自治區新金融體制的談判雖於夏末召開，但在歐洲民族主義復起的衝擊下，十七個自治區政府主席深知，掌握資源的多寡將攸關自治區政府的權限，而中央政府強調政治應和經濟分離的說法，無異是自欺欺人。^⑪西班牙兩個最富庶的地區——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雖較其他地區享有較多的自治權，却也繳交了較多的稅賦。值此中央與地方積怨日深之際，驟聞立陶宛獨立的消息，無異給擁護獨立的激進派打了一針強心劑。加泰隆尼亞就此事件表示其處境和立陶宛一樣，而恐怖行動不斷的巴斯克亦以為，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民族自決權已為歐洲普遍所接受的事實。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就（Jordi Pujol）雖承認西班牙較蘇聯穩固、民主，但對各民族共存問題的作為仍嫌不足，而中央集權政府已在歐洲逐漸崩潰，此時理應正視該區的財政和地位問題。尤其加泰隆尼亞地區人民每年依法繳稅，但該區人民去年平均每人只由中央政府獲得約七百萬美元的補助，反觀開獨立較凶的巴斯克地區，所獲得的補助幾乎是加泰隆尼亞的兩倍。^⑫西班牙政府為了實現國家領域內人民團結、區域間經濟均衡發展及縮短境內人民生活水準差距的理想，因此建立行政補助金和區域補貼金兩種財政平衡制度，以加強對落後地區的經濟援助。然而此舉却使經濟狀況較好的地區得繳重稅以支

註⑩ *El País*, 2 de Septiembre de 1991, pp. 1, 7.

註⑪ *El País*, 16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25.

註⑫ *El País*, 9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1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6, 1991, p. 11.

付落後地區的公共建設，致使自治區政府常不滿中央財政總預算的編列；^⑬一九九二年即將施行的新財政措施，至今仍未達成妥協，屆時將首遭加泰隆尼亞的挑戰。而巴斯克民族主義黨議會發言人針對蘇聯和東歐的巨變表示：「檢討憲法中所謂有關軍隊是西班牙國家團結的保證，此其時矣，如蘇聯八月政變就是一個反證。」^⑭倘使國家團結不是經由人民共同的意志，而需要由軍隊來保證，那將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一九八六年由巴斯克民族黨分裂出來的巴斯克聯合黨（Eusko Alkartasuna）則以為，倘使巴斯克恐怖組織放棄武力抗爭，並使巴斯克地區的區域性政黨聯合起來，則巴斯克的獨立將較為可能，因為暴力是民族自決的真正障礙。^⑮

比起巴斯克恐怖組織橫行西班牙多年的記錄，一九八〇年代方才初試啼聲的加泰隆尼亞恐怖組織「自由土地」（Terra Lliure）似乎平和多了。該組織近年來幾乎沒有什麼作為，不過在歐洲復起的民族主義陣營裏，以其激進的作為再加上偏激政黨的合作，仍然能使執掌自治區政府的加泰隆尼亞聯合黨為之震驚。最近加泰隆尼亞共和左派（Esg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於地方選舉中頗有斬獲，意氣風發之餘不忘向「自由土地」頻送秋波，甚且請該暴力組織放下武器，以共同攜手進行一項獨立運動的政治計畫。據該黨總書記的統計，近兩年來他們已招收了一千五百名成員，其中有一半來自激進的獨派，此外上次選舉共和左派得票亦較前次選舉多了一萬七千票，對保有絕對多數自治區政府席位的加泰隆尼亞聯合黨無異是當頭一棒，而明年的選舉將是一個主要關鍵。^⑯

面對歐洲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浪潮，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為安撫並維繫巴斯克地區對西班牙王國的向心力，遂於七月底和王后冒險前往北部大城聖·塞巴斯提安（San Sebastián）參加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的伍佰週年誕辰紀念。儘管巴斯克恐怖組織的政治代言人巴斯克獨立黨企圖號召三千民衆抵制國王夫婦的到訪，却因民衆夾道歡迎國王而徒勞無功，卡洛斯國王則於演講中一再強調容忍、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他以為一切違反上述三原則的作法皆將自外於歐洲的整合，並將自處於歷史潮流的邊緣。言猶在耳，八月中旬却有六千群眾聚集在北部三城鎮悼念稍早被擊斃的巴斯克恐怖份子，並且褒揚死者為巴斯克獨立運動的英雄。^⑰無獨有偶，加泰隆尼亞也於九月中旬在巴塞隆納聚集了八千人以支持獨立運動的開展，不過自治區主席普就這次却審慎的宣稱：「加泰隆尼亞是一個民族，有權遂行民族自決，但自治區政府也將遵守

註⑬ 林秀蘭，前引書，頁八十三。

註⑭ 西班牙一九七八年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如下：軍隊由陸、海、空三軍組成，其任務在於保障西班牙之主權與獨立，且保護領土之完整與憲法之執行。

註⑮ *El País*, 9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14.

註⑯ J. Garcia/M. J. Sanguenís, "Los independentistas dan un susto a Pujol", *Cambio 16* (Madrid), No 1022, 24 de junio de 1991, p. 32.

註⑰ *El País*, 5 de Agosto de 1991, p. 13; 26 de Agosto de 1991, p. 15.

憲法行事而拒絕分裂。」原本就比較慎重的巴斯克自治區多黨聯合政府則將贊成獨立最力的巴斯克聯合黨逐出聯合政府，^⑮當時聯合政府由巴斯克民族黨、巴斯克左派和巴斯克聯合黨組成，而在野的區域性政黨巴斯克獨立黨則為巴斯克恐怖組織的政治代言人。^⑯

九月中旬西班牙著名的 *Cambio 16* 雜誌在加泰隆尼亞做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加泰隆尼亞人並不如想像中的熱衷獨立，因為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贊成獨立，而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反對。在贊成獨立的人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支持以漸進方式爭取自治，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支持以一次公民投票來表決。此外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對加泰隆尼亞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現狀感到滿意，並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以為在慶典或公開場所應同時懸掛西班牙國旗和自治區的旗幟，由於受到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的影響，贊成獨立的民衆有增多的趨勢。往年該雜誌所做的調查中，一九八五年贊成獨立的民衆最多，不過也只佔百分之三十一。^⑰

繼加泰隆尼亞之後，*Cambio 16* 雜誌在鬧獨立最凶的巴斯克也做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却相當出人意表，因為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受測民衆贊成獨立，較加泰隆尼亞的百分之三十九還低。由此可見巴斯克恐怖組織多年來的暴力行為並沒有喚起民衆的共識，反倒是以和平手段抗爭的加泰隆尼亞區域政黨更能獲得人民的認同。不過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主席最近的言行對民族主義有熱場的效用，相形之下巴斯克自治區政府主席因轄下境內恐怖活動猖獗，而有投鼠忌器的表現，不過巴斯克地區反對獨立的佔百分之四十四，比加泰隆尼亞少一個百分點。在擁護獨立的人當中，贊成經由自治再求獨立的佔百分之四十八，支持公民投票的佔百分之四十六。測驗結果亦顯示，希望巴斯克恐怖組織放棄武裝鬥爭的佔百分之九十四，另有百分之三的人認為該組織應繼續其原有的路線，同時有百分之七十七的人認為巴斯克恐怖組織的存在對巴斯克具有負面的作用。此外和加泰隆尼亞大異其趣的是，在巴斯克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民衆滿意該地區的經濟和生活水準，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贊成在公共場所和慶典上同時懸掛國旗和自治區旗。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斯克有百分之四十的高比例不懂巴斯克語，在加泰隆尼亞却只有百分之二的人不懂加泰隆語，或許這才是分離意識高漲的巴斯克及加泰隆尼亞兩自治區會在民族意識的凝聚和手段的採取上各有千秋的主因吧！^⑱

註⑮ 本次事件肇事者為巴斯克聯合黨主席 Carlos Garaikoetxea，渠於九月初向巴斯克其他三區域政黨提議共同組成聯合陣線，促使經由公民投票的方式完成巴斯克的獨立，以避免暴力流血事件不斷重演，然而就此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和巴斯克左派提出一項基於一九九〇年二月由自治區議會提出的方案所做成的協定，以對付巴斯克聯合黨和巴斯克獨立黨的激進做法，自治區主席並警告巴斯克聯合黨勿自作主張，否則不惜將其逐出聯合政府。

註⑯ *El País*, 16 de Septiembre de 1991, pp. 13-14; 23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15; 30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13.

註⑰ José Manuel Arija, "El 39 por ciento, a favor de la independencia," *Cambio 16* (Madrid), No 1034, 16 de Septiembre de 1991, p. 22-23.

註⑱ José Manuel Arija, "Un tercio de los Vascos Piden la independencia," *Cambio 16* (Madrid), No 1035, 23 de Septiembre de 1991, pp. 24-26.

四、血腥的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和其使用的手段可以用來保持權力或推翻一個政府的體制，在過程中並可系統性地散佈害怕和恐懼。恐怖行動和游擊隊的作為並不如一般想像中的一致，游擊戰是一種軍事策略，在達成目標前或遲或早都得和戰略的原則配合，然而恐怖份子則永遠以小團體的方式採取暗中行動，甚或殘殺無辜。此外游擊隊的行動目標在佔領土地，而恐怖份子要佔領的却是民衆的思想，不過兩者經常有混淆的現象，在手段上也常有相互運用的情況。²²

西班牙在佛朗哥統治末期即產生了極左奪權和極右護權的恐怖行動，中間還穿插了巴斯克恐怖組織的暗殺行動，當時西班牙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曾有舉步維艱的困境。在極右派的激進組織中，於佛朗哥政權時代有愛國暨法西斯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ótico-FRAP）較受注目。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世後則有十月一日反法西斯抵抗團體（Grupo de Resistencia Antifascista Primero de Octubre-GRAPO）等極左派的出現，儘管該組織首領分別於一九七七、七八、七九等三年連續被捕，但仍然維持其謀殺行動。而極右派團體亦於此時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以阻止民主化的進行，並企圖以政變手段再造獨裁政權。不過這些組織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右翼軍人企圖政變失敗後即消聲匿跡，其中較著名的組織有：克里斯多·雷游擊隊（Guerrilleros de Cristo Rey）、希特勒特遣隊（Comando Adolfo Hitler）、工聯主義行動團（Groups de Accion Sindicalista）、國家行動運動（Movimiento de Accion Nacional）、反ETA恐怖主義（Antiterorismo ETA）、西班牙巴斯克營（Batallón Vasco Español）等。²³

除極左和極右交相爭戰外，西班牙有些地區於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受巴斯克恐怖組織的影響而紛紛組織地域色彩甚濃的暴力團體，例如加那利群島自決獨立運動（el Movimiento Para la Autodeterminación e Independencia de Archipiélago Canario）、加泰隆尼亞自由土地、加里西亞游擊隊（Ejército Guerrillero de Pobo Galego Ceibe）。一九七六年加那利群島自決獨立運動首先發難，但僅為零星事件，雖則該組織先於非洲的阿爾及利亞成立，並受到阿國保護，但並未受到人民支持，且可動員人數過少，沒有多久成員就相繼投入體制內政治活動，而使得組織於一九七九年解體。不過同年在加泰隆尼亞成立的自由土地恐怖組織，雖則成員不多犯案也少，但仍造成不少的受害者，而其向巴斯克恐怖組織看齊的野心，稍後却也吸引一批民族主義狂熱者的支持。不過和巴斯克恐怖組織的血腥暴力相比，「自由土地」仍然相去甚遠，尤其是社

²² Peter Waldmann, "Terrorismo", dirigido por J. J. Gonzalez Encinar, op. cit., pp. 867-868.

²³ Ibid., pp. 869-870.

會大眾的排斥和政府的逮捕，使其從一九八一年即陷於困境，不過近年來加泰隆尼亞冀求民族自決的熱度日漸提高，使得該組織慢慢又有一些活動空間。而最晚開始活動的加里西亞恐怖組織則遲至一九八七年才行動，不過隨即被應付恐怖行動已有經驗的政府於短時間撲滅。²⁴

談起巴斯克恐怖組織的源起，可以遠溯自一九五〇年代，當時在北部 Deusto 大學有一群學生經常以倡導巴斯克語言及文化為由聚在一起，該團體後來即被收編在巴斯克民族黨之青年組織裏，只是自始這些年輕人就和流亡在外的年長領導人不和，一九五九年雙方在巴黎分裂後，這些學生就創立了 ETA (Euskadi ta Askatasuna，意即巴斯克祖國及自由)，基於社會主義理念，以暴力行動為達成目標之方式。他們以為巴斯克地區猶如西班牙的殖民地，唯有解放戰爭方能達成巴斯克獨立的目標，也唯有破壞獨裁政權之安全體系，並製造一些無辜的犧牲者，才能够喚起巴斯克民衆對該組織的認同。起初他們只是散發傳單和在牆壁上塗鴉，隨後他們就搶劫銀行、破壞公共建築，一九六二年五月第一次成員大會後，他們即以巴斯克國家解放革命運動自視，並展開謀害行動。至一九六七年時組織成員已經有數百人，在第五次成員大會後，並成立一個以革命民族主義為宗旨的核心團體，意即不計手段以一切任何可能的手段，使巴斯克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從一九六八年起，巴斯克恐怖組織的謀害行動變本加厲，不過受害者却不多，但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該組織却成功的謀害了當時的西班牙內閣總理 Luis Carrero Blanco，此後巴斯克恐怖組織即有計畫的謀害各行各業的要人。²⁵

佛朗哥主義的危機在一九七四年時已昭然若揭，巴斯克恐怖組織眼見機不可失，却因手段運用方式在內部產生歧見而分裂成兩個派系，軍政派 (Politico-militar) 傾向以工會臥底、政治動搖和暴力武裝的方式來達成目標，軍事派 (Militar) 則仍以第三世界游擊戰的方式企圖達成政治訴求，不過仍以破壞行動向政府施壓，以爭取和中央政府對話的機會。²⁶原本西國人民以為隨著民主政治的開展，將會使恐怖活動相對減少，不料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間，也就是憲法制定公佈的前後各兩年間，却是恐怖活動的最高潮（參見表二）。而巴斯克恐怖組織就此應負最大責任，其下軍事派所犯下的罪行，尤令西國上下髮指。不過軍政派却因民主政體的成立而發生內部的路線之爭，幾經爭論之後即組織巴斯克革命黨 (Euskal Iraultzarako) 以擴大影響力，稍後則改稱巴斯克左派 (Euskadiko Ezkerra) 並參與一九七七年的制憲國會大選，而原本軍政派中的激進份子遂投向軍事派或另組不成氣候的暴力團體——反資本主義自治特遣隊 (los Comandos Autonomos Anticapitalistas)。新成立的巴斯克左派在隨後幾年的地方選舉中，以和平的手段逐漸獲得後部份選民的認同，而軍政派則於一九

²⁴ Fernando Reinares, "Sociogénesis y evolución del terrorismo en España," dirigido por Salvador Giner, *España: Sociedad y política*, p. 379.

²⁵ Peter Waldmann, *op. cit.*, pp. 871-873.

²⁶ Fernando Reinares, *op. cit.*, pp. 365-366.

八二年社會勞工黨贏得西班牙國會大選後，戲劇性地宣佈解散。然而軍事派却依舊遵循舊有的暴力路線，對他們來說，改朝換代只是政治體制名稱的改變，對受壓迫的巴斯克人並沒有實質的幫助。不過他們最後仍然假手一個以激烈抗爭手段爭取獨立建國的巴斯克獨立黨（Herri Batasuna）做為政治代言人，並於一九七九年參加國會大選，在獲得議席之後却拒絕參加議事，此後也陸續發生類似的情況。值得玩味的是，軍事派的領導階層並未溶入巴斯克獨立黨，所以後者只是政治代言人，狀況並不像軍政派和巴斯克左派之間的關係。由於軍事派的暴力血腥，從一九八一年後西班牙的謀害事件，幾乎有百分之九十可算在他們帳上。²⁷

一九八〇年代的西班牙在民主政治鞏固、經濟情況改善、區域發展漸上軌道以及陸續加入北約和歐市後，恐怖事件就相對降低不少，西國政府並積極改善警力，組織反暴特勤組，

表二 西班牙恐怖組織年度行凶致命統計表（1968~1988年） 單位：人

恐怖組織名稱 犯案時間	巴斯克ETA 恐怖組織	極左恐怖組 織GRAPO	極右恐怖組 織	其 他	共 計
1968	2				2
1969	1				1
1970	0				0
1971	0				0
1972	1			1	2
1973	6			2	8
1974	17			0	17
1975	16	5		5	26
1976	17	1	3	0	21
1977	12	7	8	1	28
1978	65	6	1	13	85
1979	78	31	6	3	118
1980	96	6	20	2	124
1981	30	5	1	2	38
1982	40	2		2	44
1983	40	2		2	44
1984	33	5		3	41
1985	37	0		21	58
1986	41	0		1	42
1987	52	0		3	55
1988	18	2		0	20
總 計	602	72	39	62	775

資料來源：Fernando Reinares, “Sociogénesis y evolución del terrorismo en España, dirigido por Salvador Giner, *España : Sociedad y Política* (Madrid : Espasa - Calpe, S.A., 1990), p. 390

註27 Ibid., pp. 374~379.

加強和友邦合力打擊犯罪，同時也促使暴力份子認同合法途徑解決政治問題，致使恐怖活動較諸一九七〇年代收斂不少。而巴斯克地區人民反對以暴力遂行政治訴求，亦使巴斯克恐怖組織無法為所欲為，但却也使得該組織將戰場轉至馬德里和巴塞隆納等大城市。一九八九年中央政府和巴斯克恐怖組織在阿爾及爾的會談，為雙方展開了一個政治對話的新架構。對該組織來說，巴斯克地區政治社會的正常化端賴政府在民族自決權、全面赦免、軍隊撤除、那瓦拉省納入巴斯克，²⁸以及使巴斯克語成為官方語言等條件的妥協。但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多年的防暴措施經營已具成效，以致巴斯克恐怖組織的活動漸受拘束，如今該組織成員在面臨接受招安或遭受組織迫害做抉擇時，常會有進退兩難的情況，因此一旦被警方破獲時，就發生寧死不就逮的現象，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²⁹

由於巴斯克恐怖組織已經面臨興衰成敗的關鍵，任何足以喚起國際視聽的行動，皆在其計畫之中，一九九二年在西班牙舉辦的系列慶祝活動，也已成爲他們的目標。由一九九一年入夏以來該組織恐怖活動增多可看出一些端倪，例如五月二十九日在巴塞隆納附近的汽車炸彈造成九死四十五傷，六月二十八日的郵包炸彈在塞維亞導致四死三十傷，七月一日於馬德里近郊三名檢視郵包炸彈的技工失手身亡等案，已使西班牙政府下定決心消滅恐怖組織，西班牙總理並發表聲明表示政府近期内絕不和巴斯克恐怖組織妥協和對話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三起案件發生的地點正好是一九九二年將舉辦系列慶祝活動的三大城市。³⁰七月初巴斯克恐怖組織更散發傳單給西班牙各大旅行社，請他們警告旅客勿於一九九二年至西班牙旅遊，因爲那將是一項冒險的行爲。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就此呼籲讀者對這項威脅不能等閒視之，因爲西班牙和哥倫比亞、黎巴嫩和北愛爾蘭已被並列爲恐怖分子活躍的地區，雖然恐怖主義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有中衰的趨勢，但一九九二年的國際性活動則提供了西班牙民族主義者活動的新空間，屆時激進的分離意識好戰份子將有較好的籌碼要求政府談判。據被逮的巴斯克恐怖份子透露，該組織已對奧運會和萬國博覽會做了攻擊計畫，而加泰隆尼亞的「自由土地」組織也靜極思動準備大顯身手，此外激進左派 GRAPO 似乎也有不甘寂寞的動作，凡此種種皆爲明年西班牙的各項活動投入了不可逆料的變數。

。31

註28

那瓦拉，西班牙語做 *Navarra*，西與巴斯克地區爲鄰，北與法國以庇里牛斯山爲界，面積有一萬零四百二十一平方公里，較巴斯克自治區還大，現有人口約五十一萬六千人。該地區雖於一九七九年未被劃入巴斯克自治區，但人口中有相當數量的巴斯克人，歷史上與巴斯克亦有淵源。由於該區腹地廣大、物產豐富，因此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屢思合併那瓦拉，以擴大其影響力。

註29

Fernando Reinares, *op. cit.*, pp. 388~395.

註30

España 91: Revista de la Oficina de Información Diplomática, (Madrid) Julio de 1991, p. 5; *El País*, 1 de Julio de 1991, p. 17; 8 de Julio de 1991, p. 14.

註31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1, 1991, p. C2.

五、結語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宛如浴火鳳凰重現國際舞台的西班牙，在和平轉移政權成功之後，即投注全部心力於政經改革。隨後歷經多年努力並獲相當成果之時，適逢發現新大陸伍佰週年翩然降臨，不禁讓西國上下緬懷先賢過去輝煌的歷史之餘，同時油然而起有爲者亦若是的胸懷。有鑑於此，西國政府亦加強扮演歐洲和拉丁美洲橋樑的角色，以喚起世人對其以往豐功偉業的回憶和對西語系國家的重視。不料在全國歡欣鼓舞日夜趕工爲此盛會做好準備之前，蘇聯共產帝國竟一夕瓦解，致使歐洲民族主義風潮再起，連帶西班牙境內醞釀多時的分離意識也一時甚囂塵上，而原已逐漸沈寂的恐怖組織亦得以重現生機。

不過西班牙北部及東北部的分離意識，目前仍未造成國家極大的危機，因爲兩地的獨立運動都牽涉到法國南部的領土完整和人民安全的問題。早自一九八四年法國和西班牙便有共同打擊恐怖組織的協定，而西歐各國應不致坐視兩大共同市場成員國於歐洲大整合前夕有安全的顧慮。此外巴斯克及加泰隆尼亞兩地獨立建國的訴求，迄今尚未受到當地過半數人民的認同。不過兩自治區境內的恐怖組織，勢將以破壞即將在西班牙舉行的各項國際活動爲要脅，俾使西班牙中央政府賦予地方更多自治權力。尤其加泰隆尼亞境內的巴塞隆納，一九九二年將爲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屆時該地區偏激份子是否會貿然行動，有賴原本帶動風潮的自治區政府主席普就（Jordi Pujol）的自制與合作。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作法，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實行的中央集權制，有強人及軍方做後盾，因此區域政策的推動阻力較少。如今國情不同，民主政治已蔚然成風，君主立憲政體運作亦日漸圓融，惟巴斯克及加泰隆尼亞恃富而驕，意圖爭取更高程度的自主權，馬德里當局不可能再走強行鎮壓的回頭路，但也不可能讓兩自治區獨立。^③因此中央政府如何處理自治區均衡發展、劃清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並重新審視民族自治區的特殊權益，以避免國家分裂同時保障一九九二年系列慶祝活動的圓滿成功，將考驗社會勞工黨政府領導人的智慧；否則錯誤的抉擇將嚴重傷害西班牙民主化後的傲人成就，而張燈結綵的慶祝活動亦將有可能成爲血流成河的殺戮戰場。

（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稿）